

性別、變裝與英雄夢 ——從明清女詩人的寫作傳統 看秋瑾詩詞中的自我表述

陳素貞*

提 要

歷來對秋瑾的論述，大都以秋瑾在清末之革命事業與婦女運動為主，於其詩文之專題研究較少，即使有所述及，亦多以爲其革命與婦運事業之註腳，而忽略了秋瑾作爲一個女詩人，在明清以來閩閣寫作傳統中的特殊地位。本文一則嘗試將秋瑾與明清女詩人並置，探討自明清以來迄乎秋瑾，女詩人作家在個人遭遇與家國憂思中，其性別意識之浮現與提昇，以及在功名事業與英雄夢的企盼中，如何「變裝」與「發聲」；再則，將秋瑾放回晚清革命與婦運的歷史情境中，觀察秋瑾如何從傳統性別與閩閣寫作的情境與束縛中，脫繭而出，用她的生命去衝撞二千年來父權社會的價值觀，而啓發與樹立了廿世紀以來，中國女性在國族、性別、權力與階級等歷史縱橫詭譎中的出路與典範。——如此，不但爲秋瑾詩詞中強烈的性別意識與自我表述，找到書寫的歷史源頭；同時也可以對明清以來閩閣詩人的寫作傳統，作一個縱向的小結。

關鍵詞：秋瑾、性別、變裝、明清、女詩人

* 中臺醫護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

一、前言

關於秋瑾詩詞的論述，不可避免的，必須將她放回晚清革命事業與婦女運動的歷史情境/橫面中去思考；然而，如果我們從明清以來閩閩詩人寫作傳統的歷史縱面，以及其間女性思維的共同特徵與變化上，來追溯探尋秋瑾詩詞中的書寫特質，與性別意識，一則可以對於明清以來閩閩詩人的寫作發展，作一個縱向的小結；一則對於秋瑾詩詞中強烈的性別意識與自我表述，找到可以詮釋的女性書寫的歷史源頭。

其次，「性別」、「變裝」與「英雄」，可說是秋瑾詩文中，最明顯的主題。其中，「性別意識」是秋瑾在自我的主體建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英雄」，則是秋瑾自我建構中，非常重要的「他者」。一般而言，「性別意識」與「英雄形象」所共有的「才幹」基調，透過秋瑾個體自我認知與期許，糾結成了她一生中最矛盾與特出的生命氣質。當然，秋瑾的「性別意識」與變裝的「英雄形象」，除了隱含著明清以來女詩人對自我認知與功名事業的期待外，還包括了身為晚清知識分子，對於西方帝國的侵略與文明成就下，一則力圖擺脫，一則欽慕情迷的國族情結與性別思考，而「變裝」便是此種性別思考的具體呈現。

「變裝」，除了是女性踰越性別、主體塑造方式之一，也是女性「重新擁有自己的身體」的宣示與象徵。而性別的對立，一向是西方女性主義強調的主題，然而，八〇年代以後，許多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婦女與兩性關係，卻發現西方某些論斷並不適用於中國女性，尤其是明末清初，性別模糊的社會風尚，使得兩性之間，性別角色置換頻仍^①。而此時，不少的閩秀詩人，正透過文學創作，努力的自我塑造，取得男性文人在文化理想上的認同，甚至要求進入男性社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聖地，於是，戰場與科舉，便成了女性在創作與現實生活中，跨越性別、變裝的夢幻舞臺。

大致說來，關於女性變裝的傳統與想像，起於六朝時代父從軍的花木蘭，與五

^①美·艾梅嵐以為：人物性別的變換，在16世紀晚期和16世紀以後，使用二元互補來把握性別和性別化的性格，是中國文學寫作中最重要的美學特徵之一，尤其晚明以後，傳奇人物中的性別表現非常複雜，性別的轉換是明朝戲劇中顛倒名和事關係的一例，而性別的搖擺不定，也成了常見的轉換方式，如徐渭的雜劇《女狀元》與王驥德《男皇后》便是。參見氏著《紅樓夢的陰陽結構與性別意義》，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05。又本文討論者為女性之變裝，至於男扮女裝者則暫不論之。

代前蜀女子黃崇嘏變裝應試中舉而食祿千鐘的故事^②；其後女性變裝的故事愈來愈多，而大部分都是以科考為主題的，如：明·無名氏傳奇《金花記》、清·崔象川的章回小說《白圭志》（又名《第一才女傳》）、浦松齡《聊齋·顏氏篇》等等皆是。至於女作家對變裝的想像，如：明末清初葉小紉的雜劇《鴛鴦夢》，清初王筠的《繁華夢》與《全福記》，陳端生彈詞《再生緣》；以及嘉慶道光年間侯香葉（侯芝）的《玉釧緣》、《再生緣》，邱心如的《筆生花》等等皆是。此外，如陶貞儀的《天雨花》彈詞，與程蕙英的《鳳雙飛》，雖無變裝情節，然而故事中的女性卻與男子有著同樣的見識和才能，也可以算是另一種形式的變裝。除了作品中變裝情節的想像外，女詩人甚至在現實生活中，刻意作文士妝扮，最有名的便是吳藻。——然而，在明清閩秀詩人的變裝與想像中，女性無論多麼才高識遠、慷慨正義，畢竟夢幻一場，終究不得不待於清末，由閩閣詩人蛻變為革命英雄的秋瑾，來實踐、完成傳統以來女性真正跨越性別、不朽的功業與夢想。

二、秋瑾詩詞的內容風格與情境變化

關於秋瑾詩詞作品，由於生前「隨手散佚」^③，及遇難時家人晝夜焚燬，傳世已無全貌，本文以《秋瑾集》^④所編列之作品為主；此外，因資料不足，無法定其作品之先後，暫依林逸編著的《清秋瑾女俠秋瑾年譜》^⑤，以及李又寧編注的《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⑥為依據；其中，刪除有疑問的詩五首（〈失題敘別短長亭〉、〈黃海舟中感懷二章〉、〈長崎曉發口占二章〉）^⑦，共得詩約123首，詞37闋；其中，雖然年份大約可考察或推測者，合計僅詩54首、詞15闋（林本與李本之推考，雖少數有出入，大底來說，差異不大。），然而，由於秋瑾的詩詞生涯，從十九歲（婚前）以前的閩閣期，到三十三歲殉死，不過短短十餘年間，其間內容風格的變化極明顯，因此，雖然作品年代無法一一詳考，對於讀者來說，並無大礙。

②明清女性變裝的故事作者並不一定是女性，黃崇嘏的故事便是最早出現於徐渭雜劇《女狀元辭鳳得鳳》。

③吳芝瑛〈記秋女俠遺事〉，收入《秋瑾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07二刷。

④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中華書局所編，1960.07初版。其編例中云：「權從芷韻本（王芷韻編《秋瑾詩詞》）、燦芝本原序（王燦芝編《秋瑾女俠遺集》），而以新輯得者附於篇末。」

⑤以下稱「林本」，臺灣商務1985.07。林本亦多參照燦芝本，加以考證，惟於詩詞部分，凡例云：「大都未註年月，所採列多出於推定，容未盡相合。」

⑥以下稱「李本」，聯經 1980.06 出版，第一輯。

⑦見《秋瑾集》「詩·附錄」案語，頁97。

又，對秋瑾詩詞內容風格的變化，一般都采秋宗章所主張的「深閨時期」、「東渡時期」與「革命時期」等三期分法^⑧；而根據題材，一般以為可以分為「詠花明志」、「思親述懷」、「尚武愛國」、「詠史感時」與「革命贈答」五類^⑨；然而，為了呈現秋瑾身為閨閣詩人的原始身分，以及去除先入為主的「革命印象」，本文仍然以一般最普遍的題材方式來分類，同時略順年代，以觀其寫作風格與內容主體的變化。

——以下約類為七：

(1) 吟詠景、物

詩：〈殘菊〉、〈菊〉、〈秋菊〉，〈分韻賦柳〉、〈春柳四章〉，〈玫瑰〉、〈秋海棠〉、〈杜鵑花〉、〈芍藥〉、〈桃花〉、〈蘭花〉，〈紅蓮〉、〈白蓮〉、〈水仙花〉，〈梧葉〉，〈梅〉、〈白梅〉、〈詠白梅〉、〈詠白梅〉、〈梅十章〉。〈春草〉、〈剪春羅〉、〈春寒看花〉、〈春寒〉、〈春暮〉〈春暮口號〉，〈秋雨〉、〈秋聲〉、〈秋風曲〉，〈見月〉、〈月〉，〈登吳山〉。〈詠燕〉、〈惜鸞〉、〈秋雁〉，〈琴誌感〉〈詠琴〉。〈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劍歌〉〈紅毛刀歌〉〈寶刀歌〉〈寶劍歌〉〈寶劍詩〉

詞：〈子夜歌·寒食〉、〈清平樂·花朝是日風雨大作〉、〈臨江仙·中元〉、〈羅敷媚·春〉、〈減字木蘭花·夏〉、〈玉交枝·秋〉、〈更漏子·冬〉、〈浪淘沙·秋夜〉、〈滿江紅·鵲〉、〈齊天樂·雪〉、〈唐多令·秋雨〉、〈東風第一枝·雪珠〉、〈滿江紅·中秋夕無月，屈指三年今年喜見之…〉、〈深院月·中秋初月皎潔…〉、〈南浦月·前題〉、〈憶蘿月·前題〉。

(2) 吟詠人物與歷史懷古

詩：〈赤壁懷古〉、〈題芝龕記八章〉、〈黃金臺懷古〉、〈弔屈原〉、〈謝道韞〉、〈弔吳烈士槌〉、〈偶有所感用魚玄機步光威哀三女子韻〉。

詞：〈昭君怨〉（恨煞回天無力）。

^⑧見鄭雲山、陳德和著〈1949年以來大陸學術界的秋瑾研究綜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期，1993.06

^⑨見鄭雲山、陳德和著〈1949年以來大陸學術界的秋瑾研究綜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期，1993.06

(3) 朋友相酬與情誼記事

詩：〈踏青記事四章〉、〈季芝姊以詩相慰次韻答之二章〉、〈月夜懷故人〉、〈寄季芝三章〉、〈重過女伴芷香居時芷香已作古人矣〉、〈清明懷友〉、〈挽故人陳闕生〉、〈寄友書題後〉、〈贈曾筱石四章〉、〈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爲他日成功之鴻爪也〉、〈柬某君三章〉、〈寄徐伯蓀〉、〈贈琴文伯母〉。〈贈盟姊吳芝瑛字紫瑛〉、〈贈語溪女士徐寄塵和原韻二章〉、〈贈女弟子徐小淑和韻〉、〈病起謝徐寄塵小淑姊妹〉、〈遲春偕寄塵聯句〉、〈憤時疊前韻二章〉、〈戲寄塵再疊前韻〉、〈贈小淑三疊韻〉、〈臨行留別寄塵小淑五章〉、〈讀徐寄塵小淑詩稿〉、〈贈徐小淑二章〉、〈柬徐寄塵二章〉、〈寄徐寄塵〉。又、行旅送別：〈去常德舟中感賦〉、〈送別楊柳枝頭〉、〈送別深閨聚散〉、〈送別楊柳中庭月〉。

詞：〈相見歡·因書拋卻金針〉、〈菩薩蠻·寄女伴二闕〉、〈金縷曲·送季芝女兄赴粵〉、〈踏莎行·陶荻〉、〈臨江仙·陶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話別…〉、〈望海潮·送陳彥安孫多琨二姊回國〉。

(4) 時事與感懷

詩：〈杞人憂〉、〈輪船記事二章〉、〈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申江題壁〉、〈重上京華申江題壁〉、〈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戰爭地圖〉、〈感事竟有危巢燕〉、〈感懷〉（莽莽神州）、〈感時二章〉（忍把光陰）、〈有懷·游日本時作〉、〈獨對次清明韻〉、〈失題〉（登天騎白龍）、〈失題〉（大好時光）、〈闕題〉（黃河源溯）。

詞：〈滿江紅·小住京華〉、〈滿江紅〉（骯髒塵寰）、〈如此江山〉（蕭齋謝女吟《憩賦》…）、〈鷓鴣天〉（祖國沉淪感不禁）。

(5) 生活記事與抒懷

詩：〈春日偶占〉、〈重陽誌感〉、〈登宜月樓〉、〈讀書口號〉、〈雜興二章〉、〈雜詠二章〉、〈風雨口號〉、〈喜雨漫賦〉、〈舊遊重過不勝今昔之感口號去年曾此踏青來〉、〈秋日獨坐〉、〈舊遊重過有不勝今昔

之感舊時景物舊時樓〉、〈獨坐〉、〈自題小照男裝〉、〈失題自別西湖後〉、〈對酒〉。

詞：〈踏沙行將錦遮花〉、〈七娘子〉、〈意難忘幽恨無涯〉。

(6) 懷鄉憶舊與思念親人

詩：〈秋日感別二章〉、〈望鄉〉、〈寄理妹〉、〈寄東理妹〉、〈九日感賦〉、〈乍別憶家〉、〈思親兼柬大兄丙申作二章〉、〈寄家書〉、〈挽母聯〉。

詞：〈臨江仙·題李藝垣《慕萊堂集》〉、〈醜奴兒·望家書未至〉、〈賀新涼·戲賀佩妹合卺〉、〈念奴嬌·寄閨埜妹〉。

(7) 其他

詩：〈題松鶴亭四章季翰平先生之王父小影〉、〈上陳先生梅生索書室聯〉、〈題瀟湘館集二章〉、〈題郭桐白宗熙湘上題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韻二章〉、〈題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有序二章〉。

詞：〈翠樓怨·題王澤寰亡姬吳氏遺像…〉、〈滿江紅·題鄭叔進名沅孤帆細雨下瀟湘圖…〉、〈喝火令·題魏春皆看劍圖小照〉、〈臨江仙·題秋燈課詩圖〉。

此外，尚有「歌」六首：〈讀警鐘感賦〉、〈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嘆中國〉、〈我羨歐美人民啊〉、〈勉女權歌〉；以及署名「漢俠女兒」的〈精衛石〉彈詞一篇。大致說來，吟詠景、物、歷史與人物，以及與人相酬、時事感懷的作品，是秋瑾創作之大宗，其前後之作品，風格情境之變化，依稀可尋。

首先，詠物是她早期數量最多的作品，雖然詠物是歷來詩人藉以明志之作，然而秋瑾早期——關於湘潭深閨所作的，吟詠季節與花柳鶯雁的作品：如描寫初春的：「料峭春寒懶啓窗，重簾猶是冷難降」^⑩、描寫夏日的：「柳蔭深處囀黃鸝，芳草萋萋綠滿堤」^⑪，或抒發雜興的：「情明天氣吟詩地，暢好蛾眉作隱居」^⑫…等，以及寫桃花：「料因王母瑤池謫，獨向深閨仕女開」^⑬、寫蘭花：「一從夫子臨

⑩ 〈春寒〉，《秋瑾集·詩》，56頁。

⑪ 〈踏青記事四章之三〉，《秋瑾集·詩》，58頁。

⑫ 〈雜興二章之一〉，《秋瑾集·詩》，56頁。

⑬ 〈桃花〉，《秋瑾集·詩》，57頁。

軒顧，羞與凡葩鬥豔儔」^⑭…等等之作，明顯的，並未脫離歷來閩秀詩媛的生活經驗，與閨情閑愁一貫的主題。

中期——婚後困於湘潭夫家的秋瑾，作品情調逐漸轉變。早先多思親懷舊與失意懷友之作，如「秋風容易中元節，霜砧搗碎鄉心。蜚聲悽楚不堪聞，空階無葉落，銷盡去年魂。」^⑮、「階前促織聲淒楚，聲淒楚，笑倩同儔，不如歸去。」^⑯，同時其中也夾雜著憂愁苦悶之緒，尤其1894年，甲午戰爭發，〈杞人憂〉一詩云：「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漆室空懷幽國恨，難將巾幗易兜。」——此秋瑾因感受國事，而產生的、思奮飛而不能之困。其後來到北京，風氣視野頓然開闊，而國愁家憤，亦交織纏擾，於是〈秋雨〉〈秋聲〉等蕭瑟悲涼之作生，而英雄人物與歷史志業、時事與感懷，亦漸次深駐，成了秋瑾踏入革命事業的心聲與宣言，如〈題芝龕記〉、〈感事〉、〈失題〉等詩。1904年，秋瑾赴日留學，而志業愈堅；飲酒縱談、舞刀拔劍，愈加慷慨，一系列的「寶刀」、「寶劍」篇，與革命及婦女運動書報歌詞等作，一并潮墨奮舞。

1905年，秋瑾退學歸國、與夫登報離異，此時婦女運動與革命事業正如火如荼，而秋瑾風霜憔悴，漸痼疾消瘦，寫下了與吳芝瑛、徐自華姊妹等知己友人相酬、留別的詩，如：〈病起謝徐寄塵小淑姊妹〉、〈贈徐小淑二章〉、〈柬徐寄塵二章〉、〈寄徐寄塵〉、〈遲春偕寄塵聯句〉、〈憤時疊前韻二章〉、〈戲寄塵再疊前韻〉、〈臨行留別寄塵小淑五章〉等等，成了她一生至情、懷抱的尾音；其中〈秋風曲〉一詩中：「昨夜風風雨雨秋，秋霜秋露盡含愁。青青有葉畏搖落，胡鳥悲鳴繞樹頭。」，則肅殺悲涼之音，已油然而生。1907年，安慶事敗後，秋瑾在大通學堂被捕，殉難前五日，〈致徐小淑絕命詞〉有云：「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而於臨刑留下了與她一生相映的絕命詞：「秋雨秋風愁煞人」！悲音深凜，成了中國兩千年來，第一位功業才名、青史不朽的女詩人英雄。

十餘年來，秋瑾從一個心羨李易安、管夫人般才子佳偶的閩秀詩人，到慷慨任俠、拋卻性別的革命志士，短短期間的變化，似乎令人不可思議；然而，如果回過頭來，觀察明清以來閩秀詩人的寫作發展，以及她們在才幹、性別上的發揮與反省

^⑭ 〈蘭花〉，《秋瑾集·詩》，58頁。

^⑮ 〈臨江仙·中元〉，《秋瑾集·詞》，102頁。

^⑯ 〈玉交枝·秋〉，《秋瑾集·詞》，103頁。

，甚至對自己功名的憂慮與企盼之情，便可以了解，原來秋瑾的自我覺醒，其實是有著潛埋在心底的源頭。——倘無前人/明清以來的諸閩秀才女，在各方面的耕耘努力，提供了諸多可敬的典範與啓發，即使在一個創造英雄的時代裡，英雄又將從何而出？

其次，觀察秋瑾革命時期的詩歌創作，在整個詩學發展上，可以說是與晚清「詩界革命」相承暗合的。——

「詩界革命」原本是光緒二十二、三年間，譚嗣同等維新派政治家，效法日本賴惲歌與小說之力的變法經驗，把詩歌作為輸入、宣傳西學，以啓民智所提倡的；除了新思想、新事物外，在詩中也大量運用新的名詞^⑭，以及為宣導作用而通俗化的語言，與通俗歌詞體；同時，由於救亡圖存的目的，詩中也充滿著亢奮激情的陽剛氣質等等，——「詩界革命」的新派詩，就詩學發展而言，頗為人所垢病，然而它卻是晚清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革命派詩人原來都是詩界革命的成員。

而秋瑾雖非維新之士，詩歌文學亦非她所倡導的對象，然則，西化、西學卻是維新與革命二者共同的思想潮流，她的〈寶刀歌〉、〈寶劍歌〉、〈贈蔣鹿珊先生〉、〈弔吳烈士樾〉等後期之詩，特別明顯，如：「白鬼西來作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誓將死裡求生路，世界和平賴武裝」（〈寶刀歌〉）、「盧梭文筆波蘭血，拼把頭顱換凱歌」（〈弔吳烈士樾〉）、「成功最後十五分，拿破崙語殊足取」（〈贈蔣鹿珊先生〉）……等等之類的句子，實與新派詩，如出一轍^⑮，尤其是她的〈同胞苦〉、〈嘆中國〉等六首「歌」，採用通俗歌詞體，亢奮激昂的呼籲，更是時代的心聲；——雖然，這些詩歌，就藝術技巧而言，或許不是最好的，卻是「中華婦女文學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以往「自悲身世，風花雪月，淺吟低唱，描寫小我的感情，…它表現的是…敢幹敢為，不怕死、不偷生，願意犧牲個人的生命以喚醒國人的沉夢，…」^⑯，蓋秋瑾不僅在性別意識與才幹的自覺上，突破明清閩秀詩人「家庭範疇」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在風潮雲湧的時代中，她始終是走在風氣之先，不斷的自我反省與成長，這樣的兢兢業業、如履薄冰，是連一般男子都難

^⑭如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與《人境廬詩草》中的諸多詩篇，其中〈今別離〉四首歌詠輪船火車電報照像等心新事物思想，被梁啟超稱為「詩界革命的指標」，參見魏仲佑《晚清詩研究》，文津，1995.12。

^⑮參見馬春林《中國晚清文學革命史》第三章，遼寧大學，2000.04。

^⑯李又寧《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第一輯頁115。聯經 1980.06。

以項背的，因此，「秋瑾」在這個層次上，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學」或「性別」可以論述的。——這也是後人閱讀「秋瑾」所不能不思考的課題。

三、「才幹」凝視下，性別意識的浮現與提昇

中國婦女長久以來，一直處於「居內從人」的性別附庸與社會位置，受到外界與自我的雙重壓力，成為「夫唱婦隨」的應聲蟲；由於對男性倚賴之深，一旦失去男性/父兄丈夫的護蔭，「煢煢一嫠婦，有力何能為」^⑳——往往便難以自存，而終身失落！

然而，一般而言，明清兩代女子，在一定程度上凸破了以為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女子也能憑藉自己一技之長來養家糊口，如明清之際賣文賣畫為生的黃媛介、汪玉珍，任女塾師的女詩人熊璉、許珠，在虎丘開館授徒的印白蘭，以及嘉慶時期，十二歲即因家變一父親遭譖死，而「獨立經營八棺」，以書畫之能，撐起一家經濟的沈善寶，以及道光咸豐間，「老猶設帳」的邱心如等等；就「性別意識」來說，這些「不慚愧非男，跋涉求甘脂，豈矜書畫能，勢處不得已」^㉑的女子，面對家庭重擔，甚至「學淺才疏事不諧」^㉒的良人，與那些不成才的兄弟們^㉓，感慨之餘，伴隨著自我價值感的增強，無疑的，也喚起了她對性別的思考，無怪乎沈善寶要把她自己奔走江湖、奉母養家想像比擬為「遊秦季子裘空敝」^㉔了。

換言之，「性別意識」透過女性的才華與家庭重任，被挑了起來，如果又有平庸而不成才的男性成員作對比，則更強化了她們「有才難伸」的女性憤慨與鬱悶；與沈善寶同鄉兼姐妹情誼的女詩人吳藻，則更「小影作男裝」，飲酒瀉愁，讀騷奇恨，表達了不為男子的悲憤怨懣之情^㉕；同時，頗為陳寅恪先生讚譽的女彈詞家陳端生（乾隆十六年生），在其幾乎是自述性的作品《再生緣》中，將連中三元、任

^⑳參見《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第五章所引清范氏〈自怨詩〉，嚴明、樊琪著，洪葉，1999.06。

^㉑沈善寶詩〈舟中書畫，課無暇晷，宵又耽吟，深以自嘲〉，《鴻雪樓詩選初集》，引自張宏生〈才名意識與性別焦慮——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年5月。

^㉒邱心如〈筆生花〉第六回前所自述，見譚正璧所引，《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頁441，河洛，1977

^㉓如沈善寶便有二兄三弟，靠其承擔讀書的經濟來源。張宏生以為，文學作品中談到女性對家庭所承擔的義務時，往往會給她安排他排一個弟弟，即使這個弟弟毫無事蹟可寫；參見〈才名意識與性別焦慮——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年5月。

^㉔〈秋夜二首〉之一，《鴻雪樓詩選初集》，引自張宏生〈才名意識與性別焦慮——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年5月。

^㉕參見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第六章〈明清曲家吳藻〉，頁369頁，河洛圖書出版社，1977。

兵部尚書、宰相，並提選未婚夫為武狀元，與父兄翁婿同朝為官的女狀元孟麗君，當成自己的理想化身，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陳端生的丈夫卻是一個因科舉考試作弊而被發配新疆的潦落士子，至於陳氏一門，則自祖父句山以下，「女之不劣於男，情事昭然」，而「端生處此兩兩相形之環境中，其不平之感，非有他人所能共喻者。」^{②6}，——像這樣強烈的女性性別意識，即便是男性作家也能深切的感受到，如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十〈顏氏〉一文中，顏氏女不滿丈夫科考屢敗，憤而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②7}，其後果成進士，且由桐城令，一路青雲，富埒王侯。女性的才華能力，透過周遭不能自立的鬪茸男子的對比，愈加突顯其身為女性的社會局限與不平待遇。——而這種傷痛，似乎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才華異稟的女子共同的遭遇！

觀乎秋瑾，雖然無黃媛介、沈善寶等人的家變遭遇與沉重家計，然而，婚姻——丈夫的才學不足，卻始終是她一生揮之不去的憾悔與「污點」^{②8}。首先，經商致富，缺少文化氣息的夫家/丈夫王廷鈞，便注定與出身讀書世宦的閨閣詩人秋瑾，無法唱和；其次，無論其夫王廷鈞人品如何^{②9}，其個性偏弱^{③0}，對於豪俠性格的秋瑾來說，難以相稱；三則，王廷鈞憑家資捐納進入仕途，來京後，雖亦附會習洋文，然學無所成，而思及此類京官，仍可依其途徑，科第顯達，這又是秋瑾頗為憤怒不屑的！——如此，一時「有女才子之目」的秋瑾，相對於丈夫的斷無才學，自然非常失望傷痛，甚至憤怒。在她婚姻期的作品中，經常充滿愁思苦悶、孤獨乃至不平之氣。——我們單就秋瑾前後期所作的詠梅詩，便可以感受到她婚後心境的轉變。

從早期「清香猶有名人賞，不與夭桃一例嬌」^{③1}的抒情描寫，到婚後「獨立自

^{②6} 見陳寅恪〈論再生緣〉，《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頁305。

^{②7} 黎明出版社，371-372頁。

^{②8} 1905寄自東京〈致秋舉章書五〉中，表明拒絕回王家之意，有云：「…斷不欲此無信義者有污英雄獨立之精神耳」，《秋瑾集》

^{②9} 在秋瑾詩文自述中，王廷鈞是一個「無信義、無情誼、嫖賭、虛言、損人利己、凌侮親戚、夜郎自大、銅臭統褲…」（致秋舉章書五）的人，然而，根據接觸過王廷鈞的人，如當時京師大學堂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在〈回憶秋瑾女士〉中所述，王氏面帶哀傷，攜子送秋瑾赴日的情景，或陶在東〈苗山今昔談·秋瑾遺文〉（《大風》15期1938.07）中所言「或曰秋瑾狂婦人耳，其夫遇之厚，而瑾終輕之…」等言，皆未必如是。

^{③0} 參見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在〈回憶秋瑾女士〉之記秋瑾言「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對這種和睦…甚至有厭倦的情緒…」，高岩譯，收入《秋瑾研究資料》，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

^{③1} 〈梅〉，《秋瑾集·詩》，57頁。

憐標格異，肯因容易便承恩」^⑳、「孤山處士空唐突，未許門牆墜粉施」^㉑的失意自憐，以及「獨立零霜利雨中」、「天涯淪落無人惜」^㉒的孤獨傷感，——這種凝重鬱積、難以排遣的情懷與氣氛，與婚前少女閨愁，顯然有本質上的不同；才高寂寞，俠骨稜稜的秋瑾，在婚姻的失落中，終於忍不住發出了：「欲憑粉筆寫風神，俠骨稜稜畫不真。未見師雄來月下，如何卻現女郎身？」^㉓的憂憤心聲，——於此，她跨越了傳統女性「越緩越深，越曲越憤」^㉔的愁傷，浮現了強烈的性別意識。秋瑾將英雄的理想寄託於「自憐風骨難諧俗，到處逢迎百不售」^㉕的梅花中，無怪乎她的知己徐自華讀了這首詩，便說這首詩喻意遙深^㉖。——其實，在秋瑾諸多詠花詩中，也只有梅花自況、寄喻之意最深；這十餘首的梅花詩，正可映照秋瑾婚姻前後、十餘年間心境與生命氣質的轉變。

此外，由於「閨中無解侶，誰伴數更籌？」「卻憐同調少，感此淚痕多」^㉗的失意，秋瑾詩詞中，經常可以找到晉朝才女謝道韞的影子，如「謝家嬌女，正笑倚欄干，欲拈麗句」^㉘、「蕭齊謝女吟愁賦，…知己難逢」^㉙等，其中〈謝道韞〉一詩云：

詠絮辭何敏，清才掃俗氛。可怜謝道韞，不嫁鮑參軍。

——這首詩固然暗寓著秋瑾個人才子與才女結合的願望，——如同她在給兄長的信裡說：

嗚呼！妹如得佳耦，互相切磋，（旁註：此亦古今紅顏之遺憾，至情所共嘆），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當必出人頭地，以為我宗父母兄弟光…^㉚

⑳ 〈白梅〉，《秋瑾集·詩》，62頁。

㉑ 〈詠白梅〉，《秋瑾集·詩》，64頁。

㉒ 〈梅十章〉之二、之三，《秋瑾集·詩》，71-72頁。

㉓ 〈梅十章〉之四，《秋瑾集·詩》，72頁。

㉔ 《名媛詩歸》卷十，鍾惺對唐趙氏因其夫杜羔下第，所作〈杜羔下第將至家寄以二絕〉詩的評語。

㉕ 秋瑾〈梅十章〉之六，《秋瑾集·詩》，72頁。

㉖ 徐自華〈秋瑾軼事〉有載：「余見其詠梅，有不遇師雄句，問有何寄託。……女士（秋瑾）亦笑曰：「子以為有寄託，即有寄託可耳。…」」，見《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李又寧編注 聯經1980.06。

㉗ 秋瑾1996年所作〈思親兼柬大兄二章〉《秋瑾集·詩》，70頁。

㉘ 〈齊天樂·雪〉，《秋瑾集·詞》，106頁。

㉙ 〈如此江山〉《秋瑾集·詞》，111頁。

㉚ 見〈致秋譽草書四〉《秋瑾集·書信》，36頁。

然而「謝道韞」的才女形象，卻更深切的成爲秋瑾的自擬之詞。——觀乎謝道韞，其實不僅是個才女而已，《晉書·列女傳》載其：「及遭孫恩之亂，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擄。」——謝道韞，與其說是個才（文才）女，不如說，在秋瑾心中，她更是個英雄奇傑！因此，在〈偶有所感用魚玄機步光威哀三女子韻〉一詩中，秋瑾也將謝道韞、魚玄機與花木蘭並列，並反覆的陳述她們被性別身分所局限的不公：

道韞清芬憐作女，木蘭豪俠未終男。…不逢同調嗟何益？得遇知音死亦甘
○ …

——花木蘭是漢末六朝民歌中變裝的女英雄，魚玄機雖是唐代女冠，詩中卻多身世之嘆，曾游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引發「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⑭不平之聲；她們都是才幹與志業，因性別而不能相稱的女性。

——其實，因婚姻的不相匹配，與才幹的性別局限，而產生的「謝道韞情結」，在清代先前的女詩人吳藻的身上，便可以明顯的看到。吳藻自幼好讀詞曲，其作品有「嗣響易安」之譽，然而其父兄皆商人，志趣顯然不同調，憂患之餘，只好「飲酒讀騷」以寄恨，因此，陳文述《西泠閨詠卷十六》說她：「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譚正璧也以爲，吳藻的「憂患餘生」，不是朱淑真般的不遇知音，乃是屈原般的懷才不遇^⑮；而與秋家有通家之好的友人陶在東，也以爲秋瑾所以走入革命之途，乃由於「天壤王郎之憾」^⑯。——雖然如此，只要社會不發生質的改變，兩性問題便無法、也得不到解決，那麼，女性欲掙脫傳統風格與意識的規定，建立自己所謂「三不朽」的志業，恐怕也只能在文筆中舞弄罷了；不然，試觀後來吳梅對吳藻〈飲酒讀騷〉的批評，竟不過是「未免勞騷」而已，令人不得不唏噓！

所幸，秋瑾的年代必竟不同於吳藻。當是時，局勢風雲的擺盪，無寧是對人性與才氣最大的檢驗；統治力量的衰弱，無寧是對傳統規範的鬆綁；而西方文化的充擊，更提供了女性不同的視野與再成長的契機；——這些，使得秋瑾有機會看清自己所處/忍受的環境，正視自己的才華，同時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從婚姻生

^⑭ 參見《全唐詩》卷八百四「魚玄機」詩，又、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第四章，河洛，1977。

^⑮ 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第六章「吳藻」，河洛，1977。

^⑯ 參見夏曉虹〈秋瑾與謝道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36卷，頁91-98。

活的不快、對於身邊最親密的男性成員的輕鄙與失望，——秋瑾第一次扮男裝去戲園看戲，便是由於其夫被拉去逛窯子吃花酒，秋瑾等候不至，而出門散心所致，其後夫妻勃谿，秋瑾離家出居泰順棧——而激起的、強烈的性別意識的反省。這些都是促成她家庭決裂與毅然轉向追尋自己的志業的關鍵因素。

以上，我們看到，女性在才幹的凝視下，以及身邊鬪茸男子的鏡像中，功業與性別意識逐步的甦醒與昇高，正如秋瑾說的：

骯髒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蛾眉隊裡，時聞傑出。④⑥

古來奇才勇女無其數…無恥無羞最是男。④⑦

——明清以來，諸多才女對於時事功名的共同的焦慮與企盼，便在時局飄搖下，所謂「笑眼前碌碌盡庸流，誰相識。」④⑧的情境中，被更加的強化了；然而，也必須等到「閨人欲負戈」④⑨的秋瑾，——這樣的才性與時代，閨閣慷慨之歌，才能真正踰越性別，得到實踐，而不只是紙上慷慨而已！

四、坐困「愁城」——個人遭遇與家國憂思的並置

馬克斯曾說過：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的衡量。人們的意識是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社會關係和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因此女性的社會地位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的客觀反映，便構成了一定時代的婦女觀。——明代中葉後，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出現了包括李擘、袁枚、李汝珍、俞正燮等的反理學運動，而使得婦女問題得到重新的認識。——這個現象，也促成了當代對女性作品的關注，他們（無論男性/女性編者）採輯與編選，重新評價及提倡女性書寫，甚至把女性作品與《詩經》、《楚辭》聯繫起來，企圖將之「典律化」⑤⑩。——而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女性作品有足夠的多元性，她們超越了歷來「陰性風格」的閨閣詩作，而融入了男性的文學傳統，展現了開闊的陽剛氣質。何以如是？——

其實，原本閨情愁緒、傷怨之語，即是歷來女詩人難以跳脫的主題與風格，尤

④⑥ 〈滿江紅〉（骯髒塵寰），《秋瑾集·詞》，110頁。

④⑦ 〈精衛石〉，《秋瑾集·彈詞》，121頁。

④⑧ 江陰陳靜英〈滿江紅·感懷〉，梁乙真引。

④⑨ 秋瑾五律〈感事〉，《秋瑾集·詩》，77頁。

⑤⑩ 參見〈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採輯策略〉孫康宜著、馬耀民譯中外文學23卷2期，1994.07。

其是所謂「豐才豔遇」^{⑤1}的女子，更難免「愁城」之嘆，清末狂放倜儻、而境遇困厄的女彈詞家程蕙英，在其《鳳雙飛》第一回的一首〈西江月〉自述云：

白日長行不返，青春來者無多。纖腰長腕易消磨，怪底愁城深鎖。
……狂呼自遣快如何？莫管旁人笑我。

第一回的開首又云：

閒非閒是日紛紛 與我無關總莫論
欲破愁城開笑口 新詞演出古今文。

——一部彈詞小說，抒發了她二十年的「愁城」之困，因此她在卷末詩題中說，全書易稿三審，「慰我心情二十秋」^{⑤2}；這是生活境遇的愁城。

然而，時代的變化，尤其身逢國家變亂時，卻往往促使女性詩人走出了閨閣，作另向的觀察與思考。如明末王端淑遭國破家變後，詩中所流露出的故國禾黍、英雄淪落之悲^{⑤3}；而諸多的明清女詩人，更由於本身的才幹與抱負，以及對女性身分局限的不滿，她們很容易將感傷與遭遇，擴大傾注到家國的憂思中；如明清之際的徐燦，身逢明朝之淪亡，又恰是其夫納妾時，真是「情」何以堪！所謂「滿眼河山牽舊淚，又還負卻朝來約」^{⑤4}——國朝之亡、被棄之憂，「兩樣的失落，雙重的悲嘆。」，故孫康宜說她的詞：「有意將兩種情感——個人的失落與亡國的悲憤一並置。」，「彌合詞作中婉約陰性與豪放陽性兩種風格之間的鴻溝」、「打破詩詞創作中文類與性別的界限。」，——同時，這種「陽性」風格的部分，對清末秋瑾等愛國女詩人發生了重大的影響。^{⑤5}

再者，清自道、咸以來，國家多故，梁乙真論當時之女詩人有云：「士大夫有志之輩，…而風氣所趨，即瓊閨之姝，繡閣之彥，亦往往以『紅粉英雄』自命。」

^{⑤6}，如何慧生〈放言〉詩：「若使朝庭用巾幗，高涼應有洗夫人」、張綸英的〈紀

^{⑤1}梁乙真稱賀雙卿、闕玉、陸小姑等，或過人不淑、或中道見棄、或窮促憂患之女詩人等。見《清代婦女文學史》；第一編第四章「血淚文學」，42-50頁。

^{⑤2}參見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第七章「程蕙英」，河洛，1977。

^{⑤3}王端淑〈次周風遠江岸韻〉：「更增禾黍嘆，歧路惜王孫」、〈西陵阻風卻渡〉：「英雄豈乏投鞭術，淪落秋風易白頭」等，參見鍾慈玲《清代女詩人研究》第五章「王端淑」，里仁，1990.12。

^{⑤4}〈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見孫康宜〈柳如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一文所引，中外文學22卷6期，1993.11。

^{⑤5}孫康宜著、謝樹寬譯〈柳如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中外文學22卷6期，1993.11。

^{⑤6}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灣中華書局，1979.02臺三版。

夢〉詩：「浩蕩軍威驚海嶼…木蘭紅線盡從軍」、或王采蘋的〈詠寶劍〉：「一揮開絕域，萬里靜烽煙」等；又如前述之沈善寶詩中：「壯懷忘巾幗，絕域夢封侯」⁵⁷、「投筆請纓空有願，安能巾幗覓封侯」⁵⁸等，再如丈夫殞於匪難，故鄉又遭賊燬的左錫璇，其詩云：「…欲借吳鉤三尺，掃淨邊城萬里，巾幗事征鞍。多少心頭恨，清淚不勝彈。…無語倚欄干…歸夢到長安。」⁵⁹——在這裡，我們看到，這些女性詞人交織著國恨、家愁的慷慨言詞，她們與當時的男性一樣，對於家國時事非常關心與投入。換言之，個人遭遇與家國憂愁的並置，無形中，使得她們的作品，蒙上男性的豪放風格與悲壯的英雄色彩，甚至深刻的哲學沉思；同時在內容上，對於政治、社會、歷史等，也多有表述，顯現了女詩人漸漸的走出了以往閨閣閑愁的氣格中；從明末清初的柳是與徐燦等「女遺民」，到清中晚期的吳藻、沈善寶…，到清末的秋瑾等等，莫不如是。

而秋瑾從光緒二二年（1896年）二二歲，來到北京後，歷經了光緒二四年戊戌變法的失敗，光緒二六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以及隔年辛丑條約的簽訂等，雖然，來到京城，視野為之闊展，然而國難家愁，卻也蜂擁而至，加上失意的婚姻，使得她內外交逼，經常有「坐困愁城」的身世之感。在北京，她也曾寫下了一闕愁傷悲切又豪情慷慨的〈滿江紅〉：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為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溼。

——所謂「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雖然是她對八年婚姻生活的總結，然而，實際的感受卻是對於「強作蛾眉」的不屑，詞的下半闕，則表述了她真正的情懷與理想，所謂「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對於國族蒙難，她曾說過：「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⁶⁰，她要

⁵⁷ 〈壽光除夕〉，《鴻雪樓詩選初集》，引自張宏生〈才名意識與性別焦慮——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明清文學與性別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年5月。

⁵⁸ 〈奉答李云舫〉詩，引自張宏生〈才名意識與性別焦慮——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明清文學與性別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年5月。

⁵⁹ 〈小除夕寄調水調歌頭〉，引自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第四編第二章第二節「左氏姊妹」236頁。台灣中華書局，1979.02台三版。

⁶⁰ 徐自華〈鑑湖女俠秋君墓表〉，《秋瑾集》附錄，上海古籍社1960.07。

擺脫「俗子胸襟」，作一個肝膽英雄，洗雪國恥，可惜卻是「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溼。」——這闕詞與沈善寶的〈滿江紅·渡揚子江〉中，「滾滾銀濤，寫不盡、心頭熱血。問當年金山戰鼓，紅顏勛業。…算古來、巾幗兒英雄，愁難說。…問蒼蒼、生我欲何為？生磨折。」的情懷，幾如出一轍！此正如張宏生所說的：「作為一個女性，在風雲激蕩的歷史變動中，性別意識的最急切的流露。」^⑪

然而，如沈善寶般的女詩人，在當時畢竟還是只能將功業企盼潛藏在心中，以追求文名——「立言」為一生的寄託；秋瑾則不然，隨著晚清時勢的迅變，與西方思想潮流的推瀾，使得她有機會走出傳統規範，真正去建立自己的聲名功業。

因此，我們看到，當秋瑾決意走出家庭，從事婦女教育與革命運動時，她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與性別意識的反省，就越加強烈；而相對的，她經世濟國的才華，也就愈加發揮光彩，陶玉東說：「女俠詞章之學大進，故京名勝，多所留題。時方議廢科舉，興學堂，新政具舉，議論甚盛。是為由文學入政事之始。」^⑫——由文學走入政事，這正是秋瑾有別於歷以來只能紙上舞文弄劍的女詩人的地方。正由於此，秋瑾的「坐困愁城」亦不只是婚姻、生活或心境的愁悶而已——

戊戌政變後，秋瑾在北京，其〈季芝姊以詩相慰次韻答之二章〉詩云：

雲箋一紙忽還飛，相慰空勞尖筆揮；已拼此身填恨海，愁城何日破重圍。
連床夜雨思當日，回首誰憐異昔時？煉石空勞天不補，江南紅豆子離離。

二首前半段敘相思慰勞之情，後半段轉折；一則欲效精衛填海，破解家國之困；一則以女媧之煉石，喻己之空有才華而卻不得展用。此之「愁城」，既寫婚姻之困，又喻朝政之憂。

庚子事變後，秋瑾在北京，有〈獨對次清明韻〉，中云：

獨對春光抱悶思，夕陽芳草斷腸時。愁城十丈堅難破，清酒三杯醉不辭。
喜散奩資誇任俠，好吟詞賦作詩書。濁流縱處身原潔，合把前生擬水芝。

詩中前半段寫春日苦悶，藉酒消愁，後半段轉折，寫自己任俠之情與高潔之思；此

^⑪此乃張宏生對沈善寶詞風之評語，參見〈才名意識與性別焦慮——從沈善寶看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年5月。

^⑫見林遠《清鑑湖女俠秋瑾年譜》引述，頁49，台灣商務出版社，1985.07。

之「愁城」，既是心境的苦悶，也是的施展才華的藩籬。

又，〈踏莎行〉一詞：

對影喃喃，書空咄咄，非關病酒與傷別。愁城一座築心頭，此情沒個人堪說。志量徒雄，生機太窄，襟懷枉自多豪俠。擬將厄運問天公，蛾眉遺忘同詞客！

——這闕詞所表達的仍是對自己婚姻，甚至性別所羈絆，不得奮飛之情。

以上，對秋瑾而言，連結「愁城」而來的身世（包含婚姻、性別的羈絆）感慨，卻往往是背後的國愁家恨，換言之，「愁城」成了她個人遭遇與國族憂憤的共同情緒與象徵，這個「四面歌殘」的愁城敗壘，已不僅是個人生活情境的寫照了。

1904年，秋瑾離開夫家，將子女託付友人，「自攜書劍去扶桑」⁶³，在「釵環典質浮滄海，骨肉分離出玉門」⁶⁴的血淚心痕中，倍感飄零惆悵，〈感時二章〉云：

忍把光陰付逝波，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樽酒悲歌淚涕多。
祖國河山頻入夢，中原名士熟揮戈？雄心壯志銷難盡，惹得旁人笑熱魔。
（之一）

——原本「身世之愁」，是對自己過去「十年脂粉劇蒼茫」⁶⁵的回顧與感慨，然而，當「身世之愁」與「楚囚相對」并舉時，山河之痛令人新亭對泣，此時個人的感受已不足觀了。又、〈如此江山〉云：

蕭齋謝女吟愁賦，瀟瀟滴簷刺雨。知己難逢，年光似瞬，雙鬢飄零如許。
愁情怕訴，算日暮窮途，此身獨苦。世界淒涼，可憐生個淒涼女。曰「
歸也」，歸何處？猛回頭，祖國鼾眠如故。外侮欺陵，內容腐敗，沒個英雄作主。天乎太瞽！看如此江山，忍歸胡虜？豆剖瓜分，都為吾故土。

當國家的命運等同於個人的命運時，不「啓瓚振聾，喚起大千姊妹」⁶⁶，又如何能

⁶³ 〈題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有序二章〉，《秋瑾集·詩》，85頁。

⁶⁴ 〈有懷·遊日本作〉，《秋瑾集·詩》，87頁。

⁶⁵ 〈題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有序二章〉，《秋瑾集·詩》，85頁。

⁶⁶ 〈望海潮·送陳彥安、孫多琨二妹回國〉，《秋瑾集·詞》，111頁。

出現生機？而面對日暮窮途的「淒涼女」，又將何處容身？——這闕詞是秋瑾日本時所作，上半闕頗有身世愁苦之嘆，下半闕則轉思祖國沉睡、外侮頻仍，而英雄不在，——急切中，頗有當仁不讓之意。

如果說，明清的女詩人們，在文學創作的空間，與家國的變亂中，走出了閨閣視野，成就了陽性而多元的另類思考與創作，那麼，秋瑾所突破的，便不只是一個思考，或是用寫作來抒發愁城之困而已，所謂「祖國淪亡已若斯，家庭苦戀太情癡」、「時局如斯危已甚，閨裝願爾換吳鉤」^⑦，——她要真正的走出個人家庭與國家窘困的愁城，因此，她一面踏入革命事業，一面疾呼婦女運動，強調女性在挽救民族危亡、強國保種中對國家社會的權利與責任；她呼籲中國女性「各宜努力」、所謂「振拔須思安種類，繁華莫但誇衣袂」、「算弓鞋三寸太無為，宜改革。」^⑧等等，——這也便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特點，亦即除了反傳統封建外，始終與政治革命緊密相連的原因。^⑨

五、變裝與英雄夢

今古爭傳女狀頭，紅顏誰說不封侯？馬家婦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之一)

莫重男兒薄女兒，平臺詩句賜蛾眉。吾儕德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之三)

謫來塵世恥為男，翠鬢荷戈上降壇。忠孝而今歸女子，千秋休說左寧南。

(之五)

肉食朝廷盡素餐，精忠報國賴紅顏。壯哉女兒談軍事，鼎足當年花木蘭。

(之八)

——這是秋瑾讀董榕傳奇《芝龕記》所寫的〈題芝龕記·八章〉詩，《芝龕記》原來是敘述明末石柱女官秦良玉和道州游擊沈雲英二女將效忠朝廷、鎮亂救父的故事。詩中秋瑾將秦良玉、沈雲英與花木蘭並比，除了對她們忠孝之義、奇偉之功表達無限欽慕、景仰之意外，詩中反覆強調她們「女狀頭」「紅顏」「蛾眉」「奇女」

^⑦ 〈東徐寄塵二章〉，《秋瑾集·詞》，90頁。

^⑧ 〈滿江紅〉（歡聯慶寰），《秋瑾集·詞》，110頁。

^⑨ 參見呂美頤、鄭永福著《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07。

「女兒」「女子」等的「性別」身分的屬性，彷彿極欲證明所謂「英雄亦有雌」的歷史事實。

其實，就「英雄」的主題來看，明清以來，女性的才幹與英雄主義氣概，早已成為諸多戲曲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除了董榕傳奇《芝龕記》外，如吳偉業所著，演述譙國夫人洗氏，以女子之身任領南節度使、信服邊國事的《臨春閣》雜劇，或者李漁《奈何天》傳奇中，塞北女叛徒白天王的故事等等；當然，其中還有以女俠紅拂、紅綃為主的《紅拂》、《女丈夫》…，或梁紅玉的《麒麟鬪》等諸義勇女子的故事。

而就「變裝」的主題來看，最早，從徐渭《雌木蘭替父從軍》中的花木蘭、與《女狀元之辭鳳得凰》中的黃崇嘏起，更成為一股創作潮流。——明清以來，戲曲、小說、彈詞等俗文學作品中，便不斷出現「女狀元」故事，且後來更有不少女性作家加入寫作行列，「變裝」成為女性夢幻理想的另類實踐。例如：明末清初的彈詞《玉釧緣》、順治時陶貞懷的彈詞《天雨花》、乾隆間完成的王筠的《繁華夢》、傳奇乾嘉時期陳端生、梁德繩的彈詞《再生緣》、嘉慶道光間吳藻的《飲酒讀騷》(又名《喬影》)長曲、道光咸豐初邱心如的彈詞《筆生花》、約光緒間程蕙英的彈詞《鳳雙飛》…等等。

或許一開始這些身負異才、變裝的女性角色，提供了男性作家寄託自己理想與對不公平現實的嘲諷^⑩，正如晚明「缺乏行動能力的文人似乎普遍喜歡把自己的愛國熱情和英雄主義理想寄託在名妓的身上」^⑪一樣；然而，不可諱言的，這些有才幹而變裝的女性角色，最後也成了當時女性共同的理想；康正果在〈重新認識明清才女〉一文中說：

在男性社會中，女性自我只能處於一種無名、無稱謂、無身份、無表述話語的狀態，她要表達自己的夢，就只能借助於男性所創造的一切：名份、稱謂、身份、表述話語等。^⑫

甚至，她們還自己變裝，如明清之際的女詩人柳如是，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引顧苓〈河東君傳〉載她：「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錢謙益）。幅巾弓鞋，著男

^⑩ 參見葉長海〈明清戲曲與女性角色〉，《九州學刊》，6卷2期，1994.07

^⑪ 康正果〈重新認識明清才女〉，《中外文學》22卷6期，頁121—131，1993.11

^⑫ 同上註

子服。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而這也是陳寅恪最欣賞的「風流放誕」和「雙性氣質的理想」。^⑭

李漁也曾弔念他一位女伶出身的侍妾，說她：「姬爲男，風致修然，與美少年無異。」^⑮

又，前述嘉慶道光時的吳藻，陳文述的《西泠閨詠》敘述她：「嘗寫〈飲酒讀騷〉，小影作男子裝。」（卷十六）；《兩般秋雨盦隨筆》亦載她：「嘗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爲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卷二），不僅如此，其與同里文人趙慶熿、魏謙升的詩文唱和，更超越了一般題詠應酬的文字，男女嚴防的禮數社會中，建立了跨越性別的情誼，此所以鍾慧玲稱她是「具有名士氣質」，有別於一般女作家的地方。^⑯

由是可見明清以來英雄與變裝的議題，在一般社會或閨閣中並不是陌生的事。對於慷慨任俠，喜歡騎馬舞劍、縱酒恣談的秋瑾來說，無形中提供了一條可資仿效、追尋的路。——

從秋瑾第一次與其夫齟齬扮男裝去戲園後，東渡日本與進行革命事業時，都經常喬扮男裝，甚至貼上假鬍子；徐寄塵〈秋瑾軼事〉說她「自詡喬裝，人難辨別」且說她比之其他女子之喬裝，「英爽倜儻，最占優勢，亦喬裝日久之效果也」，秋瑾一首〈自題小照·男裝〉說：

儼然在望此何人？俠鼓前身悔寄身。過世形骸原是幻，未來境界卻疑真。
相逢恨晚情應集，仰屋嗟時氣益振。他日見余舊時友，爲言今已掃浮塵。

——儼然男裝使她產生了提振士氣、一掃浮塵，彷彿重生般的自在感覺；這種「英爽倜儻」的形象與審美情感，基本上與明清文人、才女，對男裝女子淡化脂粉、展現風流俊雅的審美趣味與心理，並無太大區別。

然則，假如秦良玉、沈雲英是她所仰慕的女英雄，那麼變不變裝又有何妨？正如她自己說的：「漫云女子不英雄」^⑰「女子從軍衛戰士」^⑱、「休言女子非英物

^⑭關於雙性氣質，參見孫康宜〈走向男女雙性的理想—女性詩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收於《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聯合文學，1998.04。

^⑮《李漁全集》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98頁，參見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⑯參見鍾慧玲〈吳藻與清代文人的交遊〉，東海學報39卷63頁，1998.07。

^⑰〈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秋瑾集·詩》，83頁。

^⑱〈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秋瑾集·詩》，75頁。

，夜夜龍泉壁上鳴」^⑮…，如此，又何必有「俠骨前身悔寄身」之嘆？甚至說「世界淒涼，可憐生個淒涼女」^⑯？——對於前述變裝才女的故事，康正果曾說：

隨著女作家創作意識的覺醒，有才能的婦女企圖在男人獨占的事業上表現自己的熱情也逐漸趨於強烈，其表現的形式便是照搬男人的模式。

然而，除了少數女英雄外，我們發現：這些表面上顛覆了父權秩序的女性，實質上卻還是落入了君父思想的價值體系中；同時，她們的變裝往往是不得已的，所圖謀的，也往往是父、夫的前程或仇恨，最後她們還是得回到閨內，甚至一夫多妻的傳統婚姻中；——這樣的變裝，對於秋瑾來說，恐怕只是「為蛾眉生色」、寄託女性夢想的文字罷了，並不是女性真正的前途與出路。

其次，在女性的世界中，秋瑾無寧是相當寂寞的，雖然家中有母親、妹妹，閨外有吳芝瑛、徐自華、蘊華姐妹，以及陳擷芬等志同道合的知己，然而，吳芝瑛、徐自華、蘊華姐妹等人，與著男裝、特立獨行的秋瑾，必竟有著行事與情性上的不同^⑰；而在加入革命運動後，自幼情濃的妹妹竟與她漸行漸遠，甚至斷了音訊^⑱；至於騎馬舞劍的秋瑾，基本上更未獲得一般社會群眾的支持^⑲；——秋瑾在1905年，從東京寄給大哥秋譽章的信中，在感慨兄妹之「無可告語」「無戚友之助」之餘，說：「吾哥…所幸者，生為男子耳，結局似勝妹十倍也。」^⑳；因此，她一方面怨恨自己女性身分的羈絆局限，卻又不得不以女性身分，疾呼婦女運動；她一方面同情跟她一樣性別的「女子」，肯定「她們」的才華，為「她們」叫屈，同時，卻也漸漸的放棄、遠離了身為女性的本質。

如果說「女性主義就是敗在愛情和衣服上」^㉑，那麼秋瑾的變裝，便不僅是對女性性別的拋卻，或對男性性別的欽羨而已；服裝是「社會性別」的表徵，同時也

^⑮ 〈鷓鴣天〉（祖國沈淪感不禁），《秋瑾集·詞》，112頁。

^⑯ 〈如此江山〉，（蕭齋謝女吟〈愁賦〉），《秋瑾集·詞》，110頁。

^⑰ 如徐寄塵〈秋瑾軼事〉載：「（秋瑾）酒後縱談更豪，余不喜歡…」云云，又載秋瑾與小淑、希英等數女喬裝品題，秋瑾欲與眾姐妹共攝一影，徐寄塵答以「如此裝束，不便奉陪」…等事；吳芝瑛〈記秋女俠遺事〉載秋瑾自東歸，過滬遇之，芝瑛戲言「…倘遇關吏詰問，得毋疑妹為革命黨乎？」等一事，種種可見秋瑾之特立獨行處。以上見李又寧《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

^⑱ 見1905年12月22日，秋瑾〈致秋譽章書十一〉，《秋瑾集·書信》，45頁。

^⑲ 如秋瑾在大通學堂，欲令女生習兵式體操，受當地士紳反對，而秋瑾著軍裝，騎馬出入城，更令士紳側目，起而為難等。參見林逸《清秋瑾女俠秋瑾年譜》。

^⑳ 〈致秋譽章書九〉，《秋瑾集·書信》，43-44頁。

^㉑ 司迪麥口香糖廣告詞。

標誌著傳統女性以婚姻/愛情為唯一出路的社會價值觀，秋瑾的變裝，無疑的，標誌著傳統女性的新出路——最後，她選擇了「英雄」作為變裝後的身分認同。

「英雄」，對秋瑾來說，乃是唯一踰越性別、時空，且沒有國界的典範。除了前述之花木蘭、秦良玉、沈雲英、梁紅玉^⑤等等女性英雄外，還有〈寶刀歌〉中：「不觀荆軻作秦客，圖窮七現見盈尺。」、〈感懷〉詩中：「搏沙有愿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失題〉中：「不見項羽鉅鹿戰，劉秀雷震昆陽鼓。」…等等的男性英雄；以及當時革命志士，如〈弔吳烈士樾〉詩中：「皖中志士名吳樾，百鍊剛腸如火熱…致使英雄志未伸…」，又〈致某君書〉中：「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蓋、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則女子則無聞焉…願與諸君交勉之。」等等皆是。

此外，〈贈蔣鹿珊〉詩中：「成功最後十五分，拿破崙語殊足取。」，與〈精衛石〉彈詞中所期望的：「作自由舞台之女傑，女英雄，女豪傑，其速繼羅蘭（法），馬尼他，蘇菲亞（俄），批茶，如安（貞德）而興起焉。」等，諸多西方的英豪亦如是。

「英雄」是秋瑾最後的自我認同與選擇，也是她重新建構自我的「他者」，在寫給知己好友徐寄塵的詩中，秋瑾說：「英雄事業憑身造，天職寧容袖手觀？世紀風雲爭競烈，喚回閨夢說平權」^⑥；亂世，提供了英雄活動的場域，卻也是困頓艱澀的折磨，這是所有英雄豪傑的共同遭遇；〈劍歌〉說：

誰識英雄困道途？名刺懷中半磨滅，長歌居處食無魚。熱腸古道宜多毀，
英雄末路徒爾爾。走遍天涯知音稀，手持長劍為知己。歸來寂寞閉重軒，
燈下摩挲認血痕。…

又〈紅毛刀歌〉：

英靈渴欲飲戰血，也如塊磊需酒澆

〈贈蔣鹿珊〉云：

畫工須畫雲中龍，為人需為人中雄。豪傑休伍草木朽，懷抱啓與常人同？

^⑤除〈題芝龕記〉外，參見〈憤時疊前韻〉：「當年紅玉真英傑，破虜親將戰鼓搥」，又〈精衛石〉：「…紅玉荀灌與木蘭。明末雲英秦良玉…」等詩。

^⑥〈贈語漢女士徐寄塵和原韻二章〉，《秋瑾集·詩》，87頁。

天下英才數使君，據鞍把劍氣縱橫。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羶祖國塵。

〈寶劍歌〉云：

死生一事付鴻毛，人生到此方英傑

〈柬某君〉云：

蒼天有意磨英骨，青眼何人識使君

英雄身世飄零慣，惆悵龍泉夜夜鳴

…等等。——飄零、困頓、孤寂、不遇…是所有英雄身世遭遇；飲酒把劍、慷慨犧牲，是所有英雄的共同形象，當年沈善寶感慨著「問蒼蒼、生我欲何為？生磨折」時，秋瑾卻「所幸在風塵，志氣終不腐」，更「因之泛東海，冀得壯士輔」^⑧，——顯然的，秋瑾這些詩歌不只是抒憤而已，更是她「個人英雄」的寫照。

對於秋瑾的個人英雄色彩，有人以為：站在革命「成敗」的目的，與社會主義的群眾立場，甚至對抗帝國的民族主義方面，是頗令人質疑的，他們把秋瑾的「傳統的任俠仗義行爲」當成「誇大個人作用的接近民粹主義的思想」，把她的獨來獨往，「我欲隻手援祖國」「何愁他日不雄飛」（《精衛石》）的無可奈何與自我犧牲特質，當成她脫離群眾、孤立無援的痛苦來源，也是她個人思想與人格特質的局限^⑨；——這樣的說辭幾乎是完成忽略了秋瑾不得不以一女性，肩挑二千年來男性父權底下女性主體建構的抗爭與實踐，也輕忽了社會群眾對女性獨立的開放性，與支持、包容度，所謂「水激石則鳴，人激志則宏」^⑩，秋瑾的英雄主義也來自於她強烈的女性自尊，與文武具備的多項才能，且由於民智未開，思想之奮進本不得不由「菁英」開始，而經驗告訴我們：無「慘酷」的犧牲，便無法喚醒沉睡的民眾；英雄主義乃任何革命事業的必經歷程，此亦非秋瑾一人如此，乃因秋瑾以一女性而才能卓絕，轟烈犧牲，此前所未有而已。

此外，秋瑾的變裝與英雄的身分認同，更超越了歷代的巾幗英雄。——無論馳車救衛的許穆夫人，代父從軍的花木蘭，或者明末率兵劫營、與父屍還的畢滔文等等，她們的豪俠行爲都有濃厚的封建倫理色彩，她們的道德與正義，在「性別」的

^⑧秋瑾〈失題〉（登天騎白龍），《秋瑾集·詩》，84頁。

^⑨見《秋瑾集·出版說明》。

^⑩〈致秋譽章書四〉1905，寄自東京，《秋瑾集·書信》，36頁。

現實上，總會面臨最後的失敗與失落，如王筠的《繁華夢》開場詞所說的：「玉堂金馬身無分，好把心情付夢詮」，而《天雨花》、《再生緣》等諸變裝女子，莫不如是。因此，倘若不能認清女性獨立自主的人格，突破性別與父權功利的迷思，必然難以避免其才華與正義最終的失落，而秋瑾之所以能超越她們，就在於此。

六、真正的「發聲」與不得不的「死亡」

前述明清以來，女性便不斷的藉由詩詞戲曲等文學創作，在男性文人所主宰的創作舞臺上，取得了初步的「發言權」，然而，大底說來，這些女作家們其實並未脫離父權的價值體系中，尤其是「才」「德」對立的女性觀，所以梁小玉〈古今女史序〉說：「夫無才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防才，真平等之論。」⁹⁰，——可見「內言不出於閫」的觀念一直深植人心，這使得她們的「聲音」並未能真正的發出來。

尤其是取代了晚明青樓才女的詩文創作權的清代閨秀才女們，她們的文學活動雖更加興盛，然而她們的寫作態度，基本上更加保守，雖然，清初有袁枚極力為女子寫作辯護，與章學誠〈婦學〉主張相抗⁹¹，然而才多妨德、才多福薄等保守觀念影響仍大，因此，鍾慧玲研究清代女詩人，將其寫作態度，分成「消極保守」、「積極自由」兩大類，正代表了這兩種聲音⁹²；然而，即使是採「積極開放的態度」的女作家們，無論如何以《詩三百》來強調「婦言」的地位，或「才德兼備」的「婦才」主張⁹³，基本上，她們所對抗的，與所爭取的，依舊是以不違背男性認可的「婦德」範圍內的「才」為主，所謂「使或違踰禮法，則雖才高柳絮，顏若舜華，猶當為世所鄙棄；若純靜專一，而能職思其居，聖人固將采而錄之矣」⁹⁴，是以，清初受敬重的閨閣詩人，如王鳳嫻、方維儀、商景蘭、顧若璞等，很多都是節婦⁹⁵

⁹⁰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第三編八章引 台灣中華 1979.08 臺二版。

⁹¹袁枚收授女弟子，後出版《隨園女弟子詩選》，並請汪穀作序，汪穀以袁枚對易經「兌」的詮釋：「兌為少女，而聖人繫之以朋友講習」等，提昇女性詩人的地位。章學誠則作〈婦學〉，把婦才納入「婦德」的規範，而反對婦女炫才。

⁹²參見鍾慧玲〈清代女詩人寫作態度及其文學理論〉，《東海中文學報》頁147-168，以及清代女詩人研究》里仁 2000.12。

⁹³如黃友琴序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周南〉居國風之首，而〈關雎〉〈葛覃〉〈卷耳〉〈樛木〉，先列婦人諸作。是知畫眉點頰者，不廢言志申懷，其從來遠矣。…」等等。

⁹⁴同上黃友琴序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言。

⁹⁵高彥頤《閩塾師：十七世紀中國的婦女與文化》認為這些女詩人「無可詬病的盛譽奠基於以下三個因素：階級，因為家庭富裕…；德行，她們都是堅貞的節婦，懿範昭著；年齡…」，見鄭培凱書評〈明清婦女的生活想像空間〉所引，《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期。

，因此，她們在文學活動中，雖然有更多自我延展的空間，而康正果以為，她們的聲音頂多迴盪在閨閣間，依舊沒有出路，換言之，依然大都仍被掩沒在「婦德」/不炫才的傳統價值前提下。

例如清初侯香葉夫人手訂的四種彈詞之一：〈再造天〉，寫仰慕武則天的英宗右妃飛龍誤用奸臣、陷害忠良，終被處自裁的故事，譚正璧批評作者說：作者對則是始終欽服的，不過她自己不敢明說，所以借一位傾國任奸的后妃口中說出來，以致我們初讀此劇，以為飛龍是另一位武則天，而由於作者「無才為德」的主旨，不獨失去了女性立場，且與她推重武則天的用意矛盾了⁹⁶。——這便是父權倫理體制下，女性扭曲而矛盾的聲音。

反觀秋瑾，一則清末內外交加的政局混亂，新舊思想的糾纏裂縫，與對於新人才的急迫需求等等，提供了秋瑾足夠「發聲」的時空；而不幸的婚姻，更是她認識中國女性地位和處境的關鍵；於是，她選擇了革命與婦運作為發聲的舞臺。而就革命與婦運，吳芝瑛〈記秋女俠遺事〉⁹⁷載云：

女士平時持論，謂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曰革命革命，吾謂革命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

可見秋瑾將婦女的覺醒當作是革命的首步；被稱為婦女運動檄文的〈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一文，首先便哀嘆生為中國女兒的不平等待遇，社會對兩性的雙重道德標準，女子不許二嫁，把女子當成非洲奴隸等等，最後強調「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總要求己為是」，惟有靠自己行動，解救自己，放足、求學、自立、就業以脫除奴隸地位，達到男女平等的目的。而〈敬告姊妹們〉一文，則強調要不作囚徒和奴隸，婦女必須立志去求得一些學識和技能，先謀得經濟上的自立等，——為了讓「還依然黑闇沉淪在十八層地獄」的「二萬萬女同胞」能爬上來，與男子同樣享有自主權，秋瑾在經費困難的情形下，獨立撐辦「中國女報」，且「內中文字都是文俗並用的，以便姊妹的瀏覽」⁹⁸，不僅辦報，還要辦學校（1905年由日退學歸國，創中公學），還要到處講學、演說與宣傳，刊登在中國女報第二期的〈勉女權歌〉云：

⁹⁶ 參見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明清曲家》，河洛，1977。

⁹⁷ 收入王燦芝編《秋瑾女俠遺集》，臺灣中華書局，1976.12臺二版。

⁹⁸ 以上見秋瑾發表於「中國女報」第一期，〈敬告姊妹們〉一文；《秋瑾集·雜文》，15頁。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願忿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儕，恢復江山勞素手。

秋瑾不但勉勵女同胞爭取平權，並且鼓勵她們參加革命，以「恢復江山」。

以上這些文章都是近代中國婦女運動重要的宣言，也是秋瑾走出傳統閨閣與父權倫理關係，以女性的立場，真正的「發聲」。

至於革命志業，1905年左右，秋瑾由日反國前，〈致某君（王時澤）書〉已有言：

吾素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為（指忍辱留日以成其學）…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又云：「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蓋、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

秋瑾將革命事業當成婦女運動的實踐，向世人昭告女性亦必須「以天下家國為己任」的責任感。從1905年到1907年，秋瑾如火如荼的進行著各項革命工作，同時開始寫作彈詞〈精衛石〉⁹⁹，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主題在於宣傳男女平權、婦女解放，並主張把爭取男女平權、婦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結合起來，在彈詞序末〈改造漢宮春〉一詞中，已明確的表達出這樣的情境與聲音：

極目傷心，嘆中華祖國，黑闇沉淪。大好江湖，忍歸異族鯨吞？空有四萬萬後裔，奴隸根深。甘屈伏他人胯下，靦顏獻媚爭榮。幸得重生忠義士，從頭收拾舊乾坤。

可憐女界無光彩，祇慼慼待斃，恨海愁城。湮沒木蘭壯膽，紅玉雄心。驀地馳來，歐風美雨返精魂。脫範圍奮然自拔，都成女傑雌英。飛上舞臺新世界，天教紅粉定神京。

無論是走出傳統閨閣與父權倫理關係的婦女運動，或「以天下家國為己任」的革命事業，秋瑾將女性的覺醒與國族的前途等同並置了起來，正如梁啟超將國族的衰弱與女性的纖弱等同擬喻，因此強調「欲新中國必新女子」一樣，秋瑾堅信女性是國

⁹⁹見《秋瑾集·彈詞》，121-165頁。

族、世界中重要的主體；這種情勢與認知，已經不是明清以來傳統閩秀才女所能想像的！

其次，無論婦運或革命（當時的婦運是潛藏在國族革命中的），當秋瑾真正的發聲，走上「鑑湖女俠」的革命實踐道路時，便註定與歷史中的英雄豪傑一樣，要走上死亡之路，——「吾自庚子（1900年，26歲）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這句話，成了秋瑾「死亡意識」的前告，而她的詩詞中，更不時流露了強烈的悲秋愁緒與死亡相關的課題，而這些課題又往往與她的英雄志業緊緊繫聯：

死生一事付鴻毛，人生到此方英傑，…俠骨峻贈嶢傲九州，不信大剛剛則折。血染斑斑已化碧，漢王誅暴由三尺…^⑩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⑪
祖國陸沉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⑫
沉復平生富感情？驪歌唱徹不堪聞、此身拼爲同胞死，壯志猶虛與願違^⑬
頭顱原大好，志願貴縱橫。權失當思復，時危敢願身？…恩宗輕富貴，爲國作犧牲…^⑭

以上等等，以英雄爲志業的秋瑾，在滿腔英雄熱血中，與死亡意志不斷的交融共舞，「死」彷彿成了她最後的、唯一的等待與實踐。

作爲一個英雄，秋瑾是剛毅無畏的，作爲一個女詩人，秋瑾卻又是善感而多愁的，她喜歡以「秋」——她的姓氏，作爲詩詞的題目與內容，「秋」本是肅殺的季節，又是萬物凋零之徵，「秋」挾帶著秋風、秋雨，所謂「腸斷雨秋聲」，最是令人愁苦，所以她〈秋聲〉一詩云：「梧樹憾樓風，秋聲何太苦？閑拈芳菊詞，試把商音譜」，——對革命的秋瑾來說，秋早已非季節吟詠的對象，而是她個人愁苦與家國憂思的表徵。1906年，秋瑾創「中國女報」，試炸藥、運槍械，革命志業正如火如荼，轉眼秋風吹起，卻突然觸景生悲，於是寫下了這首〈秋風曲〉：

秋風起兮百草黃，秋風之性勁且剛，能使群花皆縮首，助他秋菊傲秋霜。

秋菊枝枝本黃種，重樓疊瓣風雲湧。秋月如鏡照江明，一派清波敢搖動？

⑩ 〈寶劍歌〉，《秋瑾集·詩》，83頁。

⑪ 〈對酒〉，《秋瑾集·詩》，86頁。

⑫ 〈感時之二〉，《秋瑾集·詩》，84頁。

⑬ 〈贈徐小淑二章〉之一，《秋瑾集·詩》，90頁。

⑭ 〈寄徐寄塵〉，《秋瑾集·詩》，91頁。

昨夜風風雨雨秋，秋霜秋露盡含愁。青青有葉畏搖落，胡鳥悲鳴繞樹頭。
自是秋來最蕭瑟，漢塞唐關秋思發。塞外秋高馬正肥，將軍怒索黃金甲。
金甲披來戰胡狗，胡奴百萬回頭走。將軍大笑呼漢兒，痛飲黃龍自由酒。

——前三章秋風、秋菊、秋霜、秋月、秋雨、秋思…，滿眼皆是「秋」，剛勁性中，帶著肅殺之氣與凋零之愁，顯然是她生命與處境的自況，然而最後二章，蕭瑟中，卻有勝利成功的想望；秋瑾知道革命終有一天會成功，卻早已預測了自己秋葉搖落的命運；此後，她的諸多行逕與詩詞，更透顯了濃厚的死亡意味。

1907年農曆五月初，秋瑾到崇德籌集軍餉，徐自華捐出了全部首飾，秋瑾脫下手上一對翠玉環，送予紀念，以「埋骨西泠」舊約相囑，所謂「珍重香閨莫太癡，留君小影慰君思。不為無定河邊骨，吹聚萍蹤總有時」¹⁰⁵，又殉難前五日，《致徐小淑絕命詞》云：「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英雄可以轟烈的犧牲，可以孤獨的死去，卻不可以平凡的苟生，這些詩語與秋瑾臨刑前「秋雨秋風愁煞人」的絕命詞，正應驗了秋瑾至死方休的英雄性格。

而在秋瑾死後，文學界寫了許多不同形式、關於秋瑾事跡的作品，如靜觀子的小說《六月霜》、與四種曲本：贏宗季女的《六月霜傳奇》、嘯廬的《軒亭血傳奇》、吳梅的《宣亭秋雜劇》、龍禪居士的《碧血碑雜劇》等，以及後來蕭山湘靈子的《鑑湖女俠傳奇》，甚至還有載於日報上的《軒亭復活記》等等¹⁰⁶，可見秋瑾的奮鬥與死亡，已經逾越她個人生命的意義，不但成就了歷史中的新英雄形象，也為歷來掙扎於才、德之間，與陷於才名不朽之焦慮的女性，提供了新的出路與思考方面。

七、結論

雖然明代中葉以後，資本經濟興起，社會結構與思想潮流發生轉變，禮教的鬆動與反理學運動，使得婦女才幹得到重新的認識與發揮，尤其是女詩人寫作傳統的形成；到了晚明，更隨著人文主義的高揚，戲曲、小說等民間文學亦蓬勃發展，表現出強烈的市井小民的情感與需求，以及隨之而來的女性意識的覺醒¹⁰⁷；然而，這

¹⁰⁵ 〈臨行留別寄塵小淑之五〉，《秋瑾集·詩》，90頁。

¹⁰⁶ 參見阿英《小說閒談四種》之〈小說二談·關於秋瑾的戲曲〉，180頁，上海古籍出版，1985.08。

¹⁰⁷ 如馮夢龍《三言》中諸多女性——杜十娘、玉堂春、莘瑤琴等情感與奮鬥的故事。

股自由的星火，卻隨著清代的封建統治，又回歸了禮教枷鎖，連帶的，女詩人的寫作又陷入了才、德之議中，功名之志被文名所取代，寫作甚至成了另類的療傷，女性還是無法凸破男權社會的價值理念而真正的發聲。一直到晚清，西力東漸與國族危機，婦女問題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梁啟超的《新民說》；從不纏足運動到女學的興起；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等等，結合政治/國族命運的婦女運動，才真正脫離了封建桎梏而不再回頭。這期間，秋瑾以其女詩人之質並英雄之才，兼辦報、辦學的宣傳事宜，與炸藥槍械的實地任務，總婦運與革命於一身的奮鬥與犧牲，實為最關鍵的典範。蓋女性欲成為所謂的發聲主體，在歷史舞台上真正的演出，乃何其不易！——

1974年，女性主義思想家西蒙波娃到了美國，對於「美國女人」/瓦沙學院女學生，一邊聽演講，一邊打毛線的情景非常訝意與迷思¹⁰⁸：這些貴族名校的中上階級美國女性，還是花了大半的時間在針線女工的閨中工作上，如果所謂新時代的女性，竟還無法走出傳統桎梏，那麼一般的婦女又將如何？——以此再回顧1905年七月，中國流亡日本的婦運先驅：「楚南女子」陳擷芬，竟將屈從父命，嫁給粵籍商人廖翼朋為妾時，引起了流日學生界的輿論大嘩，也引發了秋瑾強力的質疑，更以「逼女作妾，即是亂命，事關女同學會全體名譽，非取消不可」的言辭，堅決反對，使得陳擷芬的婚事最終罷除，——同樣的，如果中國婦運先驅的奇女子，都不免於屈從父命而嫁，那麼一般的婦女又將如何？

到了1923年秋，魯迅應邀北京女師範演講，在〈娜拉走後怎樣〉一題中，提出了中國婦女兩個最嚴重問題：一個是自我的覺醒，一個是經濟的權利，然而，從明清以來，女性即使擁有了自覺與金錢，似乎仍然不夠，像「杜十娘」般¹⁰⁹，有了強烈追求幸福的自主意識與百寶箱，卻依然不免於死亡，顯然的，自覺必須是個體的獨立，與伴隨著不斷的自我成長、反省、教育，否則無法仍然逃脫社會的價值體系，而金錢也勢必失去消費的舞臺；換言之，除非「革命」——從根本上破除封建與男性言權社會，杜十娘才可以不死。此所以秋瑾一直強調：「英雄事業憑身造，天職寧容袖手觀？廿紀風雲爭競烈，喚回閨夢說平權」、「欲從大地拯危局，先向同胞說愛群。今日舞臺新世界，國民責任總應分」¹¹⁰——這便是秋瑾所要走的路。由

¹⁰⁸ 參見《西蒙波娃的美國紀行》與馮品佳〈1974西蒙波娃到了美國〉，時報開卷書評，2001.04.29

¹⁰⁹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乃晚明小說家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故事，題材取自於當時社會事件，有其社會現實之意義。

¹¹⁰ 〈贈語漢女士徐季慶和原韻二章〉，《秋瑾集·詩》，87-88頁。

此，1942年郭沫若發表〈娜拉的答案〉，頌揚秋瑾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本土娜拉，宣稱秋瑾的革命選擇，就是中國婦女的唯一可行的道路¹¹¹。——革命必竟是慘烈的，郭沫若的說法或許未必全然，然而「英雄事業憑身造」「國民責任總應分」，唯有女性意識到自己是社會、國家、乃至世界的獨立的一分子，擁有、也負有對社會、國家、乃至世界的一分子的權利與責任，那麼，中國的「娜拉」，與明清以來懷抱英雄夢的女性，才能在男權社會中得到破解與出路。同時我們不可忽略的是，晚清婦運以來，正有賴於投身於其間的諸多女性先趨，樹立了不凡的典範，否則，夾雜著國族、性別、權力與階級等錯綜複雜的中國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縱橫詭譎、瞬息萬變的廿世紀走下去的。

參考書目

- 《名媛詩歸》明·鍾惺編 明末景陵鍾氏刊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0/07初版
《秋瑾女俠遺集》王燦芝編 臺灣中華書局 1976/12臺二版
《清秋瑾女俠秋瑾年譜》林逸編著 臺灣商務 1985/07
《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第一輯 李又寧編注 聯經 1980/06
《清代婦女文學史》梁乙真 臺灣中華書局 1979/02臺三版
《中國婦女生活史》陳東原 臺灣商務 1997 臺一版11刷
《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呂美頤 鄭永福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07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譚正璧 河洛 1977
《中國婦女與文學》陶秋英 藍燈 1975
《中國婦女文學史》謝無量 台灣中華 1979/08臺二版
《清代女詩人研究》鍾慧玲 里仁 1990/12
《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嚴明、樊琪著 洪葉 1999/06
《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孫康宜 聯合文學 1998/04
《中國婦女史論集》鮑家麟編著 稻鄉 1999/05再版
《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集》鮑家麟編著 稻鄉 1993/03

¹¹¹見〈女性、書寫和國家：二十世紀初秋瑾自傳性作品研究〉，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大學，2000.05。

- 《中國晚清文學革命史》 馬春林 遼寧大學 2000/04
- 《晚清詩研究》 魏仲佑 文津 1995/12
- 《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 史景遷著、張連康譯 絲路 1997/03初版二刷
- 《明清社會性愛風氣》 吳存存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小說閒談四種》 阿英 上海古籍出版，1985/08。
- 〈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南京大學，2000/05。
- 〈秋瑾與謝道韞〉 夏曉虹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1期36卷
- 〈清代女詩人寫作態度及其文學理論〉 鍾慧玲 《東海中文學報》第3期，1982/06
- 〈吳藻與清代文人的交遊〉 鍾慧玲 《東海中文學報》39卷，1998/07
- 〈女性的複製：男性作家筆下二元化的象徵符號〉 劉紀蕙 中外文學18卷1期，1989/06
- 〈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 中外文學21卷11期，1993/04
- 〈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採輯策略〉 孫康宜著、馬耀民譯 中外文學23卷2期，1994/07
- 〈重新認識明清才女〉 康正果 中外文學22卷6期，1993/11
- 〈柳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 孫康宜著、謝樹寬譯 中外文學22卷6期，1993/11
- 〈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 魏愛蓮著、劉裘蒂譯 中外文學22卷6期，1993/11
- 〈康有為對女性及婚姻的態度〉 王樹槐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期，1994/06
- 〈梁啟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分子的約束〉 張朋園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期，1994/06
- 〈1949年以來大陸學術界的秋瑾研究綜述〉 鄭雲山、陳德和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期，1993/06
- 〈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的發展〉 顧燕翎 中山社會科學譯粹2卷3期
- 〈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慾論與建構民族國家〉 彭小妍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1995/08
- 〈「西方美人」慾望裏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 劉人鵬 清華學報 30卷第1期，2000/03
- 〈明清之際的婦女解放思想綜述〉 李國彤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3期，1995/08

附錄：秋瑾詩詞編年

- 歲/光緒 西元 記事
十七 (1891) 湘潭
- 作品/說明
春寒「料峭…」
分韻賦柳「獨向…」
踏青紀事「女鄰…」
子夜歌(寒食)「花朝…」
浪淘沙(秋夜)「窗外…」
菩薩蠻(寄女伴)「堪憐…」
- 十八 (1892) 湘潭訂婚結婚
十九 (1893) 湘潭困於夫家
- 春日偶占「春色依依…」
菊「鐵骨…」
梧葉「梧葉…」
秋雁「蘆葦…」
- 二十 (1894) 甲午戰爭
湘潭困於夫家
- 秋日獨坐「小坐隙窗…」
羅敷媚(春)「寒梅…」
減字木蘭花(夏)「又送春去…」
玉交枝(秋)「金針度…」
更漏子(冬)「起嚴霜…」
相見歡「因書拋卻金針…」
- 二一 (1895) 甲午戰爭
夫捐官籤工部
- 杞人憂「幽燕烽火幾時休」/李又寧：憂甲午戰
- 二二 (1896) 北京、
初次離家別親
- 送別「楊柳中庭月…」
思親兼諫大兄(丙申作)
寄家書「悵惘慈闈隔…」
寄埕妹「年年常是…」
謝道韞「詠絮辭何敏…」/李又寧：與夫不調詩
- 二三 (1897) 北京、
結識廉泉吳芝瑛等
- 贈盟姐吳芝瑛字紫瑛「曾因同調…」
- 二四 (1898) 北京
戊戌政變
- 寄諫埕妹「錦麟…」
九日感賦「百結愁腸…」
- 二五 (1899) 北京
- 季芝姊以詩相慰次韻答之二首「雲箋一紙…」
致琴文書 /李又寧：赴日前北京作
- 二六 (1900) 北京
庚子八國聯軍
- 獨對次清明韻「獨對春光…」/李又寧：救王照事？年份不詳
題芝龕記八首
- 二七 (1901) 北京→湘潭
辛丑條約
八月生女燦芝/桂芬
滿月附輪北上
- 輪船記事
感事「竟有危巢燕…」
失題「登天騎白龍…」
泛東海歌「登天騎白龍…」/李又寧：表明赴日壯志
- 二八 (1902) 北京、夫妻勃谿
創天足會演說宣傳
- 滿江紅二闕「小住京華…」(李又寧：北京庚子事變後)
寶刀歌「漢家宮闕…」/李又寧云日本作

- 攝舞劍小影 寶劍歌「炎帝世系…」/李又寧云作於1903
獨對次清明韻「獨對春光…」/李又寧：資王照、現俠氣
- 二九 (1903) 北京、結徐自華/寄塵、蘊華/小淑
南旋、婚變、喪父 申江題壁「一輪航海又南歸…」
分居赴日、託女 賀新涼(戲賀佩妹合盞)「吉日良辰…」
臨江仙(赴日別陶荻子芝瑛等)「把酒論文…」
- 三十 (1904) 上海→東京
結識陳擷芬 「漫云女子不英雄」/李又寧：或赴日本途作
贈陳擷芬「祖國沉淪…」
感時二章「忍把光陰…」「煉石無方…」/李又寧云日本作、林逸：1905離日返國後有感
有懷「日月無光…」/李又寧云言奮鬥苦辛(日本作)
* 發表〈演說的好處〉
* 發表〈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九月)
* 發表〈警告我同胞〉(十月)
題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有序「白堤蘇柳…」(甲辰南歸)
自題小照男裝「儼然在望…」
* 致大哥秋譽章書一
* 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望海潮(送陳彥安、孫多琨二姊回國)「惜離多思…」/李又寧：作於日本，1904—1905間
鷓鴣天「祖國沉淪感不禁…」/李又寧：作於日本，年份不詳
如此江山「蕭齊謝女吟愁賦…」/李又寧：作於日本
昭君怨「恨煞回天無力…」/李又寧：不詳
- 三一 (1905) 春夏由日返國籌學費
七月回日本 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萬里長風…」/李又寧
來回日本途中作
感懷「莽莽神州…」/李又寧云日本作、林逸1906
對酒「不惜千金買寶刀…」/李又寧云年份不詳
* 致大哥秋譽章書二(四月)
* 致大哥秋譽章書三(五月)
* 致大哥秋譽章書四(發自日本)
* 致大哥秋譽章書五(八月/發自日本)
* 致大哥秋譽章書六(發自日本)
* 致大哥秋譽章書七(十月十日/發自日本)
* 致大哥秋譽章書八(24日/發自日本)
* 致大哥秋譽章書九(11.02/發自日本)
* 致大哥秋譽章書十(13日/發自日本)
* 致大哥秋譽章書十一(26日/發自日本)(二妹變事)
陳天華投海 * 致秋壬林書
* 離日致某君書(王時澤)
感慨家事亦悲時非 贈與溪女士徐寄塵和原韻「仙辭飛下…」「客中何幸…」
退學歸國、創中公學 /李又寧：徐自華為校長
潯溪講學遇徐自華 贈女弟子徐小淑和韻「素箋一幅…」(徐蘊華)/李又寧本
登報離異 重上京華申江題壁「又是三千里外程…」
感時「忍把光陰…」(李又寧1904日本作、林逸：離日返國後有感)
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鈴木學士…」
弔吳烈士樾「崑崙一脈…」

- 三二 (1906) 春夏欲赴爪哇
會病未果
- 病起謝徐寄塵小淑姊妹「朋友天涯勝兄弟…」/李又寧本
寄徐寄塵「不唱陽關曲…」/李又寧本
贈徐小淑二章「況復平生富感情?…」/李又寧:初夏作
柬徐寄塵「祖國淪亡已若斯…」/李又寧:概下半年作
- 八月創中國女報
- * 中國女報發刊詞
 - * 敬告姊妹們
 - * 歎中國(中國女報)
 - * 勉女權歌(中國女報二期)
 - * 支那逐魔歌、我羨歐美人民啊/李又寧、不詳
 - * 精衛石彈詞
 - * 改造漢宮秋
- 試炸藥
- * 看護學教程、序言(譯作)
- 返浙暇訪萬柳堂吳芝瑛
- 春柳四首「東風吹徹…」:女俠舞刀、廉妍和琴
- 冒險啓碇上海運槍械
- 勉女權「吾輩愛自由…」
- 九月觸景生悲
- 秋風曲
- 革命屢敗謀獨行舉動
- 感懷「莽莽神州…」/李又寧云日本作、林逸1906
- * 致女子世界記者書(23日)
- 三三 (1907) 督大通學堂著軍服
- * 二致女子世界記者書
- 憤時疊前韻二章「文明整種子…」/李又寧云春作
某宮人傳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爲他日成功之鴻爪「畫工須畫雲中龍…」
/李又寧云二月
- 農曆五月初崇德籌軍餉、徐自華捐首飾、秋瑾送翠玉環約:
「如果不幸犧牲,願埋骨西泠」
- 臨行留別寄塵小淑「此刻深愁再見難…」
/李又寧 /〈徐自華返劄記〉
- * 失題「華爲誰?…」(罪狀之一)
 - * 普告同胞檄稿(罪狀之一)
 - * 絕詩標誌「黃河溯源…」組織系統(罪狀之一)
 - * 三致女子世界記者書(3.31)
 - * 四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3.23)
 - * 光復軍檄文(四月)(罪狀之一)
 - * 五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4.04)
 - * 六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4.11)
 - * 七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4.23)
- 五月初事機不密
- * 八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5.07)
 - * 九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5.22)
- 安慶事敗,徐錫麟死
- * 十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5.24)
- 大通學堂四面楚歌
- * 十一致女子世界記者書(05.26)
- 母逝
- 輓母聯(05.27)
- 同胞苦(罪狀之一)
- 六月初倉惶被補
- 致徐小淑絕命詞
- 就義
- 絕命詞「秋風秋雨愁煞人」

——以上參考上海古籍社《秋瑾集》、林逸《清秋瑾女俠秋瑾年譜》與李又寧《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編列之。又,秋瑾之年歲與光緒紀年等同。

Gender, Cross Dressing , and Hero-Dreamon Qiu Jin the Poetess' self Evaluation in View of the Poetess Writing Styl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Chen Chen*

Abstract

Researches on Qiu Jin were mainly focussed on her revolutionary role and sport activities in late Ching Dynasty. They paid little attention on Qiu Jin's literary posi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er gender awareness and concern of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in her poems. Then, we shall look into her cross dressing and her voice in revolution. By placing Qiu Jin on the scene of revolution and female sports in late Ching Dynasty, we can see how Qiu Jin escaped the conventional female role in the male dominating society. She has served an excellent model for Chinese women in establishing their own role in the society.

Key words: Qiu Jin, gender, cross dressing

* Instructor, Chung-Tai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